

第 1 章

啪啪啪.....啪啪啪.....

快節奏的敲打鍵盤聲像無形的摩斯密碼，緊張情緒隨著不間斷的敲鍵聲，迅速地在有限的大樓空間內往上高築。

公關部辦公室內幾乎所有員工都在挑燈夜戰，大家臉上顯露著焦慮、驚惶、戰戰兢兢各種情緒。

這天下午下了一場大雨，凹凸不平的路面多出許多小水窪，這辦公室裡的人卻沒有一個人知道，稍早前一牆之外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事。

從電梯出來進入公關部大辦公室，直走到底右轉，一間個人辦公室內，也同樣瀰漫著緊張氣氛。

「如斯，快到了沒？」說話聲音從耳機裡傳出來。

「等我完成手邊的工作.....」孫如斯戴著耳機講手機，雙眼盯著電腦螢幕，兩手在鍵盤上快速移動。

明天新任老闆就要上任，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明天肯定有場大戰，今晚必須把所有資料準備齊全，不能讓新老闆留下他們一問三不知的惡劣印象。

「我相親快來不及了。」于舞能的聲音聽起來很緊張。

「馬上來！」如斯把待處理的工作存檔，而後抓起筆電，衝出辦公室，搭乘電梯，快步踏出大樓。

她動作流暢地跳上一輛計程車，報了目的地的地址後，一邊講電話，一邊打開筆電繼續工作。

她已經把這兩年藝廊賣出的各類作品做好分類和分析，再把近年的人民幣當成變項加入，但這些只是基礎工作。

今晚上床睡覺前，她必須要把近五年的資料整理妥當，同時祈禱新任老闆只會追溯了解到此，千萬不要一來就企圖心強大，想綜覽十年來的所有市場變化。

快速動作間，如斯仰望一眼天空，無聲嘆口氣，心中忍不住感慨，世界如此美好，我卻如此暴躁.....

沒多久，計程車停在一間餐廳門口，她付帳下車，剛抬腳往前踏出一步，三、四輛跑車伴隨超強引擎聲囂張呼嘯而過，輪胎駛過小水窪，汙水飛濺而起，她微微瞪大雙眼，想收回踏出的腳往後退，只可惜來不及了，啪的一聲，汙水打上她雪白的緊身長褲，留下斑斑汙點，也點燃她眼底的熊熊怒火。

從哪裡冒出來的妖魔鬼怪，到底會不會開車？！

見幾輛跑車停在前方不遠處的停車格裡，從車裡跳下幾名說說笑笑的男男女女，男的笑聲超大，女的裙子超短。

其中有一名高冷男人特別吸引人的目光，無論他身邊的人怎麼笑鬧，他的臉上始終掛著諷刺淺笑，好像縱容著這一切，又彷彿他亦沉溺在這放縱的氛圍裡，且他長相俊帥，完全是個撕漫男。

如斯想上前理論，便聽見身後傳來大學時代最要好閨蜜于舞能興奮的說話聲—

「寶貝，妳終於來了！」

于舞能站在餐廳門口，朝她張開雙臂，神情有些急躁，看得出來她恨不得能插翅飛到另一個地方。

如斯同樣張開雙臂，兩人一見面便先來個大熊抱。

「相親還來得及吧？」如斯瞅著她問道。

算了，放那些人一馬，別再讓她遇到，否則一定讓他們吃吃苦頭，更不能因為這批沒水準的人，耽誤舞能的人生大事。

「可以。」于舞能左手抓著手機，顯然時時刻刻注意著時間。

如斯往後退一步，欣賞于舞能精心打扮後的模樣。「這件戰袍還可以啊。」

染成淺褐色的長髮綁成公主頭，臉上畫著現下最流行的彩妝，身穿全白洋裝，衣版很挺，人看起來很有精神。

「最新一季香奈兒新款，能差到哪裡去？」于舞能收到讚美，馬上當場轉一圈，白洋裝裙襬往上飄浮。

「對方什麼來頭，居然讓妳這樣下重本？」

「我媽說是什麼集團大老闆，出門身邊有保鏢的那種。」于舞能看了眼手機螢幕顯示的時間。「不說了，等我今晚回來再聊，有事可以跟高大哥商量，工讀生們任妳差遣，妳只動口不動手，OK？」

「又不是第一次幫妳顧餐廳，去吧！」如斯微微一笑，對著于舞能揮揮手。

其實舞能之前曾有過一名論及婚嫁的男友，後來因為發生一些不好的事，她極力說服于母和自己站在同一陣線，與對方解除婚約，而當初說好的條件是，她必須在兩年之內把自己嫁掉。

「那我走了啊。」于舞能往外移動一步，想想不對，又忍不住回過頭道：「餐廳這個月的業績還差十多萬才到我媽規定的目標，妳點子多，幫我想想怎麼把業績衝上去。」

于舞能的母親是個千金小姐，父親是老師，于舞能大學畢業後曾到幾間公司工作過，最後決定自行創業，開了這間「親愛的」餐館。

餐館的大股東是她的母親，她只看營業額，其餘經營方面都不插手，正式營業前母女曾約定好，如果餐館沒有好好經營或經營不善要立刻收掉，以免賠太多。

「今天已經三十號了。」如斯把日期記得很清楚，畢竟明天是新任老闆駕到的日子。

距離下個月只剩不到四小時，就算她是齊天大聖孫悟空，也沒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讓餐館賺進十幾萬塊。

「拜託妳了！沒達到業績，我媽會把餐館收回去交給專業經理人打理，到時候我什麼都沒有，人生會很無聊。」于舞能人生只有兩件事要忙，一是顧好這間餐館，二是積極把自己嫁掉。

「與其把希望放在我身上，不如妳好好相親，等妳好消息。」如斯拍拍好友的肩膀。

「果然英雌所見略同。」于舞能說完，朝她揮揮手後跳上一輛計程車。
計程車迅速駛離現場，卻沒有人注意到後方有一輛黑色轎車尾隨其後。
如斯大步踏進餐廳，經過前庭戶外花園區，熟門熟路地直接走進裝潢歐風的櫃臺。
櫃臺裡，站著今晚負責結帳的餐廳人員和餐廳主廚高大哥。
「如斯，來啦？」高大哥一身雪白的廚師裝，雙手叉腰，看見如斯，嚴肅的長方形臉孔笑了起來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「高大哥。」如斯先將手裡的東西放到櫃台下方的層架上，接過他遞過來的黑色圍裙制服，快速的穿上。「晚上生意如何？」
「客人三三兩兩，不過有一組訂位。」高大哥不用看單子，當天有幾組客人訂位、人數多少他都了然於心。
「幾人？」
「十三個人。」
如斯輕皺一下眉頭後鬆開，心裡開始打起算盤，十三個人要衝破十萬簡直是天方夜譚。
「喏，來了。」高大哥朝門口努努嘴。
如斯轉頭看向他指示的方向，等看清來人，她先是一愣，兩秒鐘後嘴角慢慢往上揚，抽起櫃台上的菜單，左手往正要前往招呼的服務生肩膀輕壓一下，輕哼了句「我去」，隨即踩著自信的步伐出征。
「你們好，請問要點什麼？」
如斯正想把餐廳菜單發下去，一名滿頭亂糟糟捲髮的男人看著她擺擺手，表示不用發菜單。
「把你們餐廳最好吃的菜品全部上過一輪！今晚不醉不歸！」捲髮男臉微紅，情緒很興奮。
「沒錯，今晚來慶祝就是要海吃海喝一頓！」
其他人興致高昂的附議，有人甚至還高舉右手握拳。
唯獨那個高冷男靜靜坐在椅子上，從頭到尾不發一語，神情看起來是這群人當中最冷靜的，嘴角掛著招牌嘲諷淺笑。
「你們是指隱藏式菜單裡的菜品嗎？」如斯看著這群人，腦中突然靈光一閃，笑意慢慢浮現。
「什麼隱藏式菜單？」捲髮男一臉好奇地問。
「那是本店招待貴賓的菜品，單價極高，不是每個人都吃得起。」如斯說到最後，眼角餘光發現高冷男淡淡地掃了她一眼，但什麼也沒說。
這男人到底什麼來歷？好像看透她心底的主意，可是又悶不吭聲，似乎對這一切都不在意。
「妳這個小小服務生敢瞧不起我們？」捲髮男右手往桌面一拍，霍然站起身，左手食指指向高冷男。「妳知不知道他是誰？把你們那個什麼破隱藏式菜單裡的菜統統給我們端上來！」
「全部嗎？」如斯冷冷發問。

「懷疑啊？快去！」她的絕對冷靜徹底惹毛了捲髮男。「上菜前先把你們最好的紅酒拿個五瓶來！」

如斯嚴肅地點點頭，轉身吩咐店內服務生送酒過去，沒多久就聽到前庭座位傳來熱鬧非凡的勸酒聲。

「大家喝！」捲髮男的聲音最大。「喝！」

餐廳內幾桌安靜用餐的客人紛紛轉頭看了那群人一眼，而後默默放下餐具。

「高大哥，把最好的食材都拿出來用上吧。」如斯把菜單放回原位，將只寫了酒品的點菜單交給櫃台人員，嘴角掛著神祕微笑。「這個月的業績目標就靠這幫人的貢獻了。」

「客人點了什麼？」高大哥瞄了眼點菜單。咦？上面怎麼一道菜都沒點？這樣要怎麼達到業績目標？他再看向如斯胸有成竹的表情，滿頭問號。

「菜品你自由發揮，重點是食材必須都用最貴的，你那邊有沒有松露？」如斯替高大哥出謀劃策。

這群人都開跑車，尤其是那個高冷男開的更是千萬跑車，吃頓區區幾十萬的飯，對他們來說應該不至於成為經濟上的負擔。

「上好松露前兩天剛弄了一些，光進價就要八萬塊。」高大哥亮出八根手指頭。

「等一下就全用了吧。」如斯又想到另外一件事，續道：「上次你不是說正在鑽研一道必須用大量松露的料理？趁今天有人付帳讓你練手，乾脆請他們嚐嚐你新研發的菜品。」

「全用？」高大哥錯愕的瞪圓了雙眼。「這是三個月的松露準備用量。」什麼人光臨餐廳，要下這麼重的手？

「聽我的，有事我來扛。」如斯揮揮手，拿了自己的東西，走到餐廳最隱密的角落位置，拿出筆電，坐下來開始專注工作。

只是每當有新客人上門，她都會停下手邊動作，觀察需不需要她出面處理，如果沒事，她就繼續自己的工作，如果遇上有特殊需求的客人，服務生就會來問她該怎麼做。

于舞能找如斯來坐鎮，看中的就是她臨機應變的處理能力，所以每次于舞能有事，而且必須關機時，一定會請如斯過來幫忙。

其實也不用如斯具體做些什麼事，主要是過來待著，必要時幫忙解決問題，沒事就處理她自己的工作。

兩個多小時過去，前庭那組客人喝了酒之後變得更 High，興高采烈地討論著等一下要去哪間夜店續攤。

而這段時間，店內其他客人平均的用餐時間比平常短了近半小時。

如斯知道是因為前庭那組客人太吵的緣故，讓櫃台人員結帳時一律給予八折優惠，並贈送一張用餐九折的貴賓卡，主動向客人表示希望他們能再次光臨。

「服務生，結帳。」捲髮男來到櫃臺買單。

高冷男走在他身後，步伐徐緩卻充滿自信。

如斯見他們要結帳，心裡鬆了口氣，隨即站起身，踩著同樣不疾不徐的步伐到櫃臺內。

「好的，請稍等。」櫃臺人員很快結算好金額，一串不短的消費數字顯示在螢幕上。
「請確認金額。」

「我有沒有看錯？」捲髮男看見一長串數字，當場炸鍋大吼，「妳把老子當肥羊宰啊？！區區幾盤菜要二十幾萬！在黑店吞金條也沒這麼貴，把你們店長叫來！」

櫃臺人員被嚇得縮了縮肩膀，不知所措地看著捲髮男。

龔昊天雙手插在褲袋裡，微微皺了眉，隨後又鬆開，神情滿是不在乎。

如斯早料到會有這種場面，她左手輕壓櫃臺人員的肩膀，表示由她來處理，眼角餘光剛好看見高大哥跑出廚房。

櫃臺人員看見如斯大大鬆了口氣，肩膀剛放鬆，就聽見她輕脆好聽的聲音悠悠響起一

「兩位先生，第一，金條是不可食用的金屬，不是食材，恕本店不提供，第二，除非你想學《紅樓夢》裡的尤二姐吞金自殺，否則不建議你吞金條，另外，本店也不提供助客自殺服務。」她皮笑肉不笑地道。

「尤二姐是哪號人物？是住在西門町的紅樓裡嗎？」捲髮男張大嘴巴，搔搔腦袋瓜。

「小姐，請妳重新給個合理的價格。」龔昊天對同伴的發問無感，冷冷地盯著如斯。

「先生，你們剛剛吃掉好幾斤頂級龍蝦，還有價值十多萬的松露，因為你們是本店享用隱藏式菜單的貴客，我還特地打了八折，總共才二十二萬九千零八十塊。」如斯並不打算讓步。

價值十多萬的松露？高大哥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識往廚房裡縮了縮。八萬多的松露被說成十多萬，態度還能如此自然，老闆信任如斯小姐果然有一定的道理！

「居然還敢說打了八折？」捲髮男沒好氣地道。

「我事先便提醒過你們，本店招待貴賓的菜品單價極高，但你們還是選擇這樣的料理，不是嗎？」完全無視捲髮男激動的情緒，如斯從頭到尾都一派冷靜。

「算妳狠！妳是這間餐廳的老闆？」捲髮男恨恨咬牙。

「我不是。」如斯禮貌地有問必答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始終沉默的龔昊天緩緩飄來一句。

如斯低頭，瞄了眼黑色圍裙制服上的銀色姓名牌，回道：「Amy。」

「中文名。」見她猶豫，龔昊天冷冷撇嘴一笑，眼底浮現不屑。「不敢說？」

「這是我的個資，恕難奉告。」如斯的態度也轉冷，完全不受他挑釁影響，目光直視著他，兩人氣勢相當。

龔昊天眼底閃過一抹精光，感興趣地笑了。「妳是這裡的員工？」

聞言，捲髮男難掩詫異地張大嘴，老大很少主動對女人問東問西，大多時候都是女人主動攀上老大，看來這回真的動怒了……

「我沒有義務要告訴你。」如斯冷冷的回道。

「妳知不知道他是誰？」捲髮男受不了她冰冷的態度，當場跳腳。

這女人瞎啦？沒看到他老大有多帥，體格有多好嗎！換作別的女人早就名字、手機號碼、各種通訊帳號一次給了，老大問她她還姿態那麼高，扯什麼他馬的鬼義務？

「我對他的個資沒興趣。」如斯毫不客氣地回道。

龔昊天饒富興味地又笑了。

「我說你這女人怎麼……」捲髮男全身的每個細胞都處在極度震驚中，被嗆得滿臉通紅，素有「天才程式之腦」的腦袋遭受嚴重攻擊後，正在重新開機。

「給個名字。」龔昊天雲淡風輕地一笑，表面上不動聲色，眼底卻有什麼東西正在湧動。「冤有頭債有主，以後不小心遇到才能喊你一聲，好好打個招呼。」

「操作是你，你會給栽在自己手裡的冤大頭名字？」如斯直接把話挑明了。

「哇靠！你這女人簡直……」這麼說話不會太挑釁嗎？！排山倒海的挫敗感籠罩捲髮男全身。

果然，和女人聊天比起來，還是程式語言容易掌握多了。

「有點意思啊。」龔昊天的笑容加深，接著遞出黑卡。「請用。」

如斯伸手去拿，可是她抽了兩次抽不動，知道是他故意拿著不放，她沒好氣的抬眼看向他，正好跌入他好整以暇等著的挑釁目光之中。

「怕信用卡被刷爆嗎？」她發自內心微微一笑。囂張的人種也有怕的一天？

龔昊天靜靜盯著她，眸色轉深，好看唇形跟著她的笑容微微上揚。

不錯喔！在他注視下還能出口反擊，不像公司裡無膽的員工們，只是被他盯著看，說話就會忍不住結巴。

想到這裡，他的嘴角不自覺又上揚兩度，鬆開手，眼中閃爍著戲謔的光芒。

「他的信用卡怎麼可能被刷爆，我說你不知道他是誰就不要亂說話，老子光聽就滿肚子火。」捲髮男氣得跳腳。

如斯把信用卡交給今晚負責結帳的櫃臺人員。

櫃臺人員見氣氛不對，加快速度完成刷卡後，恭敬的用雙手把信用卡遞還回去。

龔昊天看而不取，雙眼直勾勾盯著如斯。

如斯意會一笑，挑了挑眉，單手從櫃臺人員手中拿過信用卡，順勢送到他眼皮子底下。

見他終於肯伸手來拿，如斯神祕一笑，趁他微微一愣之際，將信用卡轉了個彎，直接放進他西裝外套胸前的口袋裡，接著再微微傾身向前。

看著這一幕，所有人都忍不住屏住了呼吸，全場只有龔昊天感到有趣而淺笑開來。

如斯貼近他耳邊說了句話。

龔昊天一手被晾在半空中，聽見她的話，右眉隱隱往上揚了幾度，撇嘴一笑，看著她像個沒事人，衝他笑著說謝謝光臨。

一坐上跑車，跟龔昊天一起去結帳、綽號「鬼腦」的捲髮男小聲問道：「老大，剛剛那潑婦黏著你說了什麼？」

龔昊天淡淡一笑，默然無語。

見他笑而不答，鬼腦摸摸鼻子，不再追問，只要老大不願意說的事，誰都別想從他嘴裡挖出一個字。

一群人笑笑鬧鬧的轉戰夜店，龔昊天去晃了一圈便提早離開。回到家後，如常洗澡上床，睡前一秒鐘，腦中快速閃過伴隨她身上淡淡清爽香氣傳來的話—

謝謝您對本餐廳營業額做出的貢獻，附帶提醒您一句，開車請多體諒路人，也請重視自己的生命。

一改往常快要九點大家才陸陸續續到齊，今天不到八點半，辦公室內已經人聲鼎沸。

如斯打上班卡時剛好八點半，還沒移動，幾名打扮比較簡單樸素的員工便聚集到她身邊。

「如斯，這是我們整理好的資料，等一下新老闆發動攻擊，妳要多幫我們擋擋子彈啊！」

「謝謝你們，我盡量。」如斯雖是公關部經理，但從不讓人喊她經理，不管是誰，一律喊她的名字。

「我花十分鐘時間跟妳大概講一下重點，話說回來，我以為妳今天會更早到。」如斯最得力的左右手小慧，邊說話邊滑開手中的平板。

「還不都是我媽，今天早上又蒞臨我的小窩，嘮叨我要慢慢吃完早點再上班，一頓早飯我吃了半小時，她唸了半小時。」自從發現她胃食道逆流後，老媽盯她吃早餐盯得很緊。

為了節省上下班時間，她在公司附近租了間小房子，老媽有時候會過來替她打掃，順便監督她正常用餐，雖然她曾婉轉的跟老媽說過不用這麼辛苦，但老媽根本不聽。

「妳居然受得了？」小慧很快找到整理好的重點頁。

「被唸了二十幾年，早有抗體。」如斯皺眉，鼻子敏感的嗅了嗅。「哈啾！什麼味道這麼濃烈？」

「行銷部在樓下集合後，早妳兩秒鐘剛飄進大會議室，感覺像一大瓶的移動式香水。」小慧很瞭如斯想問什麼。

公司租下這棟菁英商業大樓的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層樓。

十七樓是行銷部和業務部，十八樓是公關部和形象規劃部，十九樓足足有兩百多坪是老闆專屬的辦公室，辦公室外設有舒適的等候室，以及宛如門神坐鎮的兩名祕書辦公空間。

十七樓有二十間小型會議室，十八樓只有一間會議室，卻是能容納百人以上的大型會議室。

十九樓為了避免閒雜人等走動，沒有設有任何會議室。

「不知道是不是感情太好，你們會不會覺得行銷部的人長得越來越像？」小慧困惑皺眉。

「怎麼能不像？古人感情好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他們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眼同鼻同醫生。」一名長相古錐的男同事阿傑小小聲回應。

此話一出，引起眾人一陣輕笑，如斯輕咳一聲，淡淡掃視大家一眼，頓時四周安靜下來。

「裡面有個寫著今天日期的檔案夾，把裡頭所有文件都列印出來。」她把一個隨身碟交給其中一名下屬後，快速交代道，「新老闆 Chris 昨天發英文信通知，今早九點十分準時開會，我們九點進會議室就可以，昨天我整理了一份公司這五年來大概營運走向，內容不多，大家花二十分鐘應該能消化完，抓緊時間趕快看。」

「是。」屬下們異口同聲地回道，接著回到各自的座位臨時抱佛腳埋頭苦讀。

阿傑背得痛不欲生，直嚷著聯考都沒這麼折磨過他。

其實不是他們不願意提早做準備，而是他們前兩天才得知公司換老闆。

九點整，如斯和部門員工一起踏進會議室，此時會議室內的右半邊已經坐滿十七樓的同事們。

蔣婷悅穿著和于舞能昨晚穿的一模一樣的最新款香奈兒白色洋裝，坐在右邊最靠近前臺主位的位子，冷冷盯著如斯。

蔣婷悅上週才進公司，還是靠關係進來的，據說那時候公司已經確定賣給新老闆。

面對流言，大家沒怎麼相信，畢竟有誰會特地靠關係進入一間剛易主的公司？怕好不容易擠進公司，新老闆一聲令下就人事改版，剛進來又得滾出去，誰會吃飽沒事瞎忙一場？

所以面對蔣婷悅時，大家反而小心翼翼，因為所有人更願意相信蔣婷悅是新老闆的偵察兵。

蔣婷悅先進公司來明查暗訪哪些人是冗員，只等新老闆一上任，她就能拿出裁員名單，喀嚓一聲，斷人生計。

「聽說有人覺得我們十七樓的人都長得很像？」見十八樓的人都坐定，新老闆還沒進來，十七樓一名把臉整得膨脹的組長率先開炮。

「長得像或不像有什麼關係？重點是有人常年不戀愛，也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？」另一名十七樓膨脹臉看著如斯，訕笑道。

「我們如斯一點問題也沒有，她是因為專注工作才沒時間交男朋友，不像某些人進同一家工廠維修，別人是情同姊妹，有人是臉同姊妹。」小慧聽見對方拐彎抹角諷刺自家主管，忍不住跳出來說話。

如斯想阻止小慧逞口舌之快，無奈小慧反應之快，一眨眼功夫，一串話就如倒豆子般飄出口。

「乏人問津就乏人問津，扯什麼專注工作？」蔣婷悅冷笑道。

打從進公司後，說不出具體為什麼，她就看孫如斯很不順眼，好像兩人天生犯沖，如果在其他地方，她可能會稍微收斂，但新任老闆跟她熟識，給了她底氣，而且她也有自信，將來就算她跟孫如斯 PK，新任老闆也會看在兩人的交情上，站在她這一邊。

這時，一道低沉嗓音從會議室門口傳來—

「大家一早就很有活力啊！」

眾人頓時全沒了聲響，五十幾雙眼睛紛紛看向門口。

一名西裝筆挺的高大男人踏進會議室，俊秀臉上戴著一副無框眼鏡，更顯得斯文內斂，踩著自信的步伐站到臺前，視線緩緩掃視在場所有人。

他身邊跟著一名保鑣和兩名秘書，當他坐下時，三人畢恭畢敬地站在他身後。

「大家好，我是 Chris。」

Chris 的視線掃到蔣婷悅時，蔣婷悅朝他露出甜美的微笑，他只略微點點頭，又繼續往下掃視。

但這一眼給了大家無限想像—蔣婷悅果然認識新老闆。

Chris 一路往下看，視線落到如斯臉上時，神情微微一愣，顯得有些困惑，又像在思索什麼，兩秒鐘後，他的目光才接著往下移動。

如斯沒錯過他眼中的遲疑。

新老闆為什麼那樣看她？她看著 Chris，一股難以言喻的熟悉感如潮水般一波波湧向她。

他是誰？

Chris 先說了一段穩定軍心的話，要大家好好工作，另外祭出令人垂涎的獎金制度，不管是誰，只要賣出公司經手的藝術品，一律另外抽成百分之五，包括畫廊的所有夥伴。

接著重頭戲來了，Chris 開始一一詢問各部門主管工作概況。

表面上看來，他是認真聽著各主管的報告內容，但其實他對於公司運作早就了然於胸，之所以問，只是想掂掂每個人的能力和分量。

蔣婷悅雖然不久前才進公司，但報告起來條理分明又流暢，最後她還加碼提議每半年對所有總公司員工進行評分，得分落在最後三分之一的人必須離職，讓公司能持續不斷地去蕪存菁，留下優秀的員工。

這些話一出口，所有人當場呆住，現場氣氛頓時尷尬到極點，眾人面面相覷，沒有人有所回應。

Chris 也只是淡淡笑著，沒說話，故意讓場面僵著。

過了一會兒，小慧第一個跳出來說道：「我反對，這是變相的每年裁員。」

阿傑立刻聲援，「我也反對，這樣做會讓同事變成競爭對手。」

「就某種程度而言，同事是最好的競爭對手。」蔣婷悅面無表情的說道，「不只員工會被淘汰，老闆也會被淘汰，像這間公司的前老闆就是。」

此話一出，現場氣氛又更冷凝了。

「前老闆是因為前陣子淹大水，把收藏在地下室的畫作都淹了，好幾千萬憑空消失才……」行銷部的小胖被蔣婷悅冷冷的瞪了一眼後，接下來的話自動消音。

Chris 對這項提議不置可否，笑笑的請下一個主管報告。

Chris 的反應讓蔣婷悅有些不悅的沉下臉。

她不是第一天出社會工作，很清楚自己提出這項議題有多惹人厭，但為了討好 Chris，獲得他的認同，同時表示自己對他全心全意的支持，她這麼做了。

她想得到的不只是優秀員工這樣的身分，她希望能夠永遠站在他身邊。

大學時代，她因為年輕愛玩，錯過了一個極為優秀的好男人，雖然那個人對她總是淡淡的，但是如今事業上的成就完全可以彌補這個小缺點，她已經因為自己當年的不成熟，與幸福和優渥的生活擦肩而過一次，後來好不容易認識 Chris，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成功成為他的心腹，她不想錯失第二次機會。

輪到如斯起身報告時，她一樣先報上自己的名字，才開始講述公關部近幾年的布署和成果，以及對未來的展望和規劃。

Chris 原本低頭聽著，聽到中段時突然抬頭看她，接著目光緊緊黏在她身上，臉上慣常的淺笑有一瞬間僵凝住。

他的異常反應很細微，只有少數幾人注意到。

這場會議僅進行了一個小時便散會了，不過結束前 Chris 給每個人至少一項功課，指示明天同一時間開會，他要看見大家拋出新想法。

散會後，Chris 第一個離開會議室，也將「壓力山大」一併帶走。

眾人宛如被原子彈轟過的殘骸，拖著腳步回到自己的座位，還沒來得及喘口氣，如斯就接到來自「上面」的電話，指示她上樓一趟。

如斯走樓梯上去時忍不住猜想著，是不是自己剛才哪裡報告得不好，老闆才會單獨召見她，好訓她一頓？唉，看來她得小心應付才行。

第 2 章

如斯一踏上很少上來的十九樓，發覺裝潢從原本的奢華感變得簡約典雅，這是什麼時候改變的？

回想以前上來時，她總會感到一股莫名的壓迫感，好像擺設得太滿了，現在改成駱駝色的地毯，一旁牆面從掛著十幾幅畫，變成只掛一幅古畫，感覺清爽多了，心緒也不由得跟著沉澱下來。

她還沒從空間變得更有質感的觀察中回過神，已經被祕書高效率地請進老闆辦公室，她發現辦公室內部也做了不少更動，變得更加簡單，底蘊卻更深。

「請坐。」Chris 坐在大位上，臉上依舊掛著淺笑。

「謝謝老闆。」如斯在他面前的座位坐下。

「喝什麼？」

她愣了愣，很快反應過來，回道：「都可以。」

她從有機會踏進這個空間以來，第一次有人問她要喝什麼，不會是被裁員前的最後一杯茶吧？

「都可以是咖啡還是茶呢？」這次臉上笑意漫進 Chris 的雙眼裡，一股從容不迫的自信魅力緩緩湧向她。

如斯坐在椅子上，看著他無遠弗屆的魅力輻射向自己，身為女性的她，深刻感受到他身為成功男士的魅力，和高顏值對自己產生的吸引力，但身為員工的她，此刻只感覺無比詭異。

老闆找她上來卻不急著談公事，反倒像是要跟她一起喝下午茶，他到底想幹麼？根據古裝劇規則來推斷，皇帝殺人前都會轉動手上的佛珠，所以她要被殺頭了？

「老闆，你找我上來不是單純為了喝東西吧？」如斯看見他的神情微微一愣，隨後又笑得一臉神祕，心裡更覺得古怪了。「其實你可以直說，我心臟不錯，直來直往比較不會浪費你寶貴的時間。」

Chris 淡淡笑著，沒對她說什麼，拿起電話吩咐祕書送兩杯熱奶茶進來。

如斯看得一頭霧水，卻很聰明的適時閉上嘴，靜靜看著他優雅自信地安排著。

「我記得妳以前很愛喝奶茶，不曉得這個喜好有沒有變？」Chris 知道她在觀察自己，銳利視線穿透鏡片直射向她。

「你怎麼知道我以前愛喝奶茶？」她完全愣住。

他不答反問，「以前愛喝，現在呢？」

「自從被一個王八蛋背叛後，我就不喝奶茶了。」如斯不知道話題怎麼會扯到奶茶上，聊到奶茶，她就想起那段不愉快的往事。

其實那件事已經過了很久，對方的長相她也記不太清楚了，但事情經過和造成的傷痕依舊清晰地刻在她心底。

「是嗎？」Chris 苦澀一笑。

「老闆，你找我到底……」如斯直視著他，希望他可以直接說重點。

叩、叩。

祕書敲了兩下門，得到指示後進門，手中的托盤上頭放著兩杯熱奶茶，一杯給老闆，一杯給如斯，臨離開前，還別有深意地看了如斯一眼。

如斯微微皺起眉，美麗的祕書小姐那是什麼眼神？好像有點驚訝，又有點困惑，除此之外還有濃濃的防備和嫉妒……這是為什麼啊？

「如斯，請用。」Chris 朝她做了個請的手勢。

「謝謝老闆。」如斯拿起杯子淺嚐一小口。

奶茶非常香濃，不是一般即溶包的那種，是細心熬煮紅茶後，加入品質很好的鮮奶才能有的味道。

她抿了一下唇，放下看起來並不便宜的瓷杯。

「好喝嗎？」Chris 隨即問道。

「很香。」如斯稱讚道。

「吳衛然。」他突然吐出一個人名。

她困惑地看著他，不解他沒事幹麼提起那個背叛者的名字……等等！老闆怎麼知道吳衛然這個名字，難道他就是本人？

不可能吧……

「你……」

兩張不太一樣的臉逐漸在她眼前合為同一張臉。

「如斯，好久不見。」吳衛然臉上依舊是那抹淡淡的淺笑，唯獨眼神變了，變得專注、直接和熾熱。

如斯僵在椅子上，什麼話都說不出來，回想起自己剛才說了什麼，她一顆心都冷了一自從被一個王八蛋背叛後，我就不喝奶茶了。

「國中到現在快十五年了，都說女大十八變，男人也不例外，難怪妳認不出我，剛才開會聽到妳的名字，第一時間我也愣住了，看著妳說話的樣子，才慢慢與妳小時候的樣子重疊在一起，確認妳就是我以前認識的孫如斯。」吳衛然刻意放慢說話速度，讓她有時間能夠反應過來。

如斯沒想到天真無知的國中時期談的一場戀愛，不僅禍害了當時的自己，餘毒還殘存至今，加害了現在的自己。

「我是吳衛然，妳想起我了嗎？」他不想催她，但又期待兩人相認，不過也有些擔心她仍會因為當年的事而怪他。

她終於反應過來了，首先強調道：「我剛剛不是故意要罵你王八蛋。」同時她在心裡告訴自己，那件事只可以傷害她一次，不能再影響她的人生第二次！

「謝謝妳還記得我。」吳衛然欣慰一笑。

「老闆，我對你有絕對的尊重，我剛才說王八蛋不是罵你，也絕對不是針對現在的你，是罵國中時代的你，這樣說好像也不對……」如斯想把話解釋清楚，卻發現越解釋越糟。

「國中時我對妳做出那種事，確實是我不對。」這點他很有自知之明，且見她著急解釋，他並沒有絲毫被冒犯的感覺，反而對她感到更愧疚。

「所以我不用辭職謝罪？」她目前只想確認這一點。

「哈哈，如斯，有妳在身邊，我總能感覺很放鬆。」吳衛然有一瞬間的錯覺，彷彿自己回到無憂無慮的國中時期。

那時候他身上沒有過多的家族壓力，還能談一場不帶任何目的的純粹戀愛，方才他想著，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，他們現在是否還會在一起？或者，老天讓他們在此時此刻相遇，就是為了給他機會，彌補自己當初犯下的錯。

「很高興聽到老闆這樣說。」她表面上故作鎮定，心裡卻莫名感到緊張，她真的沒有心理準備再遇到他。

吳衛然的笑容一斂，認真的注視著她每一個細微的表情變化。「妳是故意的嗎？」

「故意什麼？」如斯一愣。

「一直喊我老闆。」他好看的唇扯出一抹淡淡的苦笑。

「你確實是我老闆。」兩人的身分不是很清楚嗎？要不然要她怎麼喊？「你不是嗎？」

一句輕輕的反問，堵得吳衛然啞口無言。

跟國中時候的如斯相比，現在的她嘴巴厲害多了，人也變得幹練直接，以前的她像團無害柔軟的棉花糖，看起來浪漫，吃起來香甜，現在像穿上金鐘罩，保護了自己，隔絕了他人。

脫掉這層金鐘罩，她還是原本的她嗎？他還能接觸到當初的那個她嗎？

「如果我不是老闆，妳大概不想跟王八蛋說話吧？」吳衛然看著她清澈果斷的眼神，扯唇淡笑。

「老闆，你悟性很高啊。」如斯正在小心拿捏分寸，試著找出面對他時應該用什麼態度最合適。

他既是自己國中時期的初戀男友，也是她現任的老闆，他已經直接把話點明，她也不好死守著老闆和下屬的單純關係，必須在純粹公事和往日關係之間拉出一條巧妙的平衡線。

「如斯，當年的事我跟妳道歉。」吳衛然專注的看著她，把欠了幾十年的一句話說出口，「對不起。」

「好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這件事到此為止，以後我們就是純粹老闆和員工的關係。」如斯答應得很乾脆，不希望過去影響到現在。

「上班時間，我們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。」他反倒無法做到像她那麼乾淨俐落。「下班後，我們還能是朋友嗎？」

「如果我說不行，你大概會說我根本沒原諒你，對吧？」

她很清楚，他非常懂得在任何條件環境下，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，而且幾乎沒有失手過。

「妳很瞭解我。」吳衛然低頭笑了。

「一切老闆說了算。」她站起身，想盡早離開這裡和他，好好釐清自己的思緒。「如果沒別的事，我先下去忙。」

在踏進這間辦公室之前，她以為自己要面對的是笑面虎老闆，沒想到短短十幾分鐘內，情況完全翻盤。

「如斯。」見她迫不及待想離開，吳衛然忍不住開口喊住她。

她轉過頭看向他。「嗯？」

吳衛然定定的看著她兩秒鐘後，「很高興和妳重逢。」

如斯笑了笑，沒有多說什麼，轉身走出了這間寬敞明亮的辦公室。

剛才送奶茶進去且精心打扮的祕書立刻走到她身邊，小小聲的詢問，「妳還好嗎？」

「很好啊。」如斯客套地笑著。「奶茶很好喝，謝謝。」

「老闆很喜歡喝熱奶茶，每天至少要喝一杯，我還特地去學怎麼泡，後來老闆只喝我煮的奶茶。」祕書驕傲地微抬起下巴。

「難怪……」難怪他隨口一點，就能喝到現煮的奶茶，還不是從外面買來或簡易型奶茶。

「老闆從不和人一起喝奶茶，今天是唯一的例外。」祕書探詢的眼神像兩隻黑色爪子探向如斯。

「老闆今天好像有點反常喔？」如斯順著對方的話打哈哈，「老闆要我整理不少資料，他急著要看，我先下去忙。」

順利溜下樓後，這天如斯忙得昏天暗地，主要工作內容不是新任老闆丟來的功課，事實上吳衛然要她準備的東西，昨天她就搞定了，一天大部分時間她都在指導下屬如何準備明天的報告和提案。

下班前她才找到幾分鐘空檔，點開于舞能昨天半夜傳來的相親心得報告，內容慘不忍睹。

于舞能最後用四個字做總結—凌遲處死。

既然都凌遲處死了，如斯也只能回她一相親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。

晚上如斯準備上床睡覺前，又收到于舞能的新訊息，內容是她星期六中午要去相親。

這次對方是個很優秀的醫生，為了避免凌遲處死事件重演，于舞能要求對方找一名男性友人相伴，而她也會找一名女性友人相陪，把相親活動搞成假日娛樂活動，盡量降低沒話聊又太尷尬的風險。

兩人傳了半小時的訊息，最後敲定時間和地點。

據說對方是很有大愛的醫生，曾經加入無國界醫師之類的組織，所以于舞能推敲對方可能比較喜歡乾淨簡單的女人，於是她特地要求同行如斯穿一身名牌過去，用如斯的過度華麗襯托自己簡單素雅的形象。

訂好鬧鐘，拋開手機快要入睡前一秒，如斯的腦中閃過吳衛然的臉，不過有點模糊。

接著，國中時期的吳衛然慢慢出現在她腦海，徘徊不去。

每次只要回想起吳衛然，就一定會出現另外一個人取代吳衛然，占據她國中時代末期的所有篇幅……

在可以看見操場的走廊上，如斯穿著和周圍所有女同學一樣的白衣黑裙。

走廊上有人在嬉鬧，有人拿著排球在練習，打掃時間的校園總是比較躁動。

如斯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們剛從打掃區域回來，正要回教室。

「孫如斯。」不陌生的好聽嗓音喊了一聲。

如斯的心隨即怦怦直跳，她並沒有回頭，不是因為沒有聽到，而是害怕這只是太希望對方來找自己出現的幻聽。

「喂！白馬王子在叫妳。」如斯身邊的女同學拉拉她的衣袖，率先轉頭看向聲音來源。

連同學都聽到了，那肯定不是自己的幻覺……如斯轉過頭，看見吳衛然小跑步到自己面前。

她身邊的女同學看著斯文俊秀的吳衛然，瞬間失神。

雖然才國中，吳衛然的身形骨架已經長得很好，加上他總是挺直腰背，給人感覺更加挺拔。

尋常的白襯衫和黑褲制服穿在他身上，硬是比其他同年齡的男同學們更加閃亮俊逸。

吳衛然是班上公認的白馬王子，幾乎是全班女生芳心暗許的對象，如果有一、兩位比較不同的，也是認為他和某某某並駕齊驅。

換句話說，吳衛然在班上女生心目中，只有兩個名次，一是第一，二是和另個人並列第一，從未拿過第二。

「這個給妳。」吳衛然的右手臂往前伸直，攤開掌心，上頭擺著一罐罐身修長的飲料。

「給我？」一陣熱浪迅速從頸部竄到如斯臉部，轟的一聲，她臉頰泛紅。

「今天很冷，妳小心不要感冒。」吳衛然笑看她的單純，還有她因為一份關心而瞬間臉紅的可愛模樣。

「喔。」如斯接過他掌心上的熱奶茶，溫熱的溫度透過瓶身源源不絕的傳到她手心裡。「謝謝。」

吳衛然輕聲說了句「不客氣」後，轉身離開。

「白馬王子幹麼對妳那麼好？」身邊不明所以的女同學拉拉如斯的衣袖，不解的問道。

「他是怕如斯感冒傳染給大家啦！」知道如斯正在和吳衛然交往的女同學，跳出來替他們掩飾。

女同學們在如斯身邊說了很多話，如斯一句話都沒有聽進去，只是愣愣看著吳衛然的背影離自己越來越遠，掌心裡的罐裝飲料熱得發燙。

她低頭一看，掌心的熱迅速暖向心窩。

是她最愛喝的罐裝熱奶茶……

一天下午要到音樂教室上音樂課，如斯故意最後一個離開，趁大家都走了，拿著一本畫著可愛貓咪的淡藍色日記本，走到吳衛然的座位旁，蹲下身，偷偷把日記本放到他書包裡。

「孫如斯，妳幹麼？」

突如其來的一聲低喝，當場嚇出她一身冷汗，這個聲音的主人是坐在教室最後面的死白目—龔昊天，好天氣。

她霍地站起身，看向教室門口，果、不、其、然！

她眼前是一名高大的男孩，皮膚黝黑，和吳衛然的挺拔俊秀相比，就像一幅隨興的潑墨山水畫，總是無所謂地撇嘴笑著，亮著一口白牙，雙手插在褲袋裡，有點皮皮的慵懶，也有令人心顫的邪肆。

好天氣是班上同學替他取的綽號，說什麼不管天氣好壞，只要他出現，身邊就一定會變成好天氣。

全班同學都在胡說八道，每次他一出現，她就覺得精神緊繃，有種正在颳風下雨打雷的恐怖感。

「綁鞋帶啦！」如斯口氣頗差的回道。

她對誰都很有禮貌，如果真被對方的白目惹毛，頂多就是不說話而已，可她好似跟好天氣天生犯沖似的，每次碰頭就是劍拔弩張。

「最好是綁鞋帶。」龔昊天賊眼瞄了眼吳衛然的書包，看破但不說破。

察覺龔昊天眼神流轉的方向，如斯的神經線又繃得更緊了。

學校禁止同學們談戀愛，她和吳衛然雖然互相喜歡，平常頂多多看對方一眼，或者像剛剛那樣送個熱奶茶就是極限了，連手都沒有牽過。

直到四個月前，吳衛然跟她，當然還有好幾個班上的同學，一起去逛文具店替班導買生日禮物，才出現改變。

逛文具店時，大概被他發現她一直在看一本畫著可愛貓咪圖案的日記本，過沒幾天，她抽屜裡多了那本日記本，和一張折成愛心的紙條，上頭寫著—

我們來交換日記好不好？

沒有署名，但她知道一定是吳衛然。

當晚她就把日記寫好，隔天趁體育課大家都離開教室後，把日記本放到他的書包裡。

從此，兩人開始交換日記，這件事除了知道他們正在交往的那位女同學之外，沒有人知道。

上學期，那位女同學的父親突然車禍過世，全班同學都包了白包，而吳衛然的那包特別厚，根據小道消息指出，好像有十幾萬。

車禍事件之後，如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女同學會知道他們偷偷談戀愛的事，不過她發現每次只要有同學說一些亂七八糟的話，她都會跳出來替自己說話。

那位女同學是班上少數不把吳衛然當頭號白馬王子的女生。

她曾說，吳衛然雖然是每個女生夢寐以求的男生，可是如果要挑男朋友，她只會選好天氣，因為她希望天天都是好天氣。

又是一種徹頭徹尾的胡說八道。

如斯抱著音樂課本和筆袋快步走出教室，把龔昊天遠遠拋在身後，接近音樂教室時，就聽見音樂老師正在怒吼—

「上課要準時！你們到底要老師說幾遍才會懂？」男老師站在講臺上咆哮，眼尖看到想偷偷摸摸溜進教室的如斯，立刻指著她大聲質問，「妳，說！為什麼這麼晚進教室？」

「報告老師，我拉肚子。」如斯原本就彎著腰走進教室，被老師一吼，一手拿課本，另一手趕緊捂著肚子，裝出一臉不舒服。

「拉肚子……」

音樂老師瞇細雙眼，上下打量著她，正要破口大罵，就聽見門口傳來又響又亮的聲音—

「報告老師，不好意思，我遲到了！」

龔昊天甫一出場，立刻吸走男老師全部注意力。「為什麼遲到？！」

「報告老師，我找不到教室。」龔昊天說得臉不紅氣不喘，他也算是功力深厚的惹毛老師高手。

此話一出，馬上有同學破功偷笑。

這些低聲竊笑硬是讓音樂老師不爽的情緒又往上飆升兩個刻度。這些孩子到底有沒有把音樂課放在眼裡！

「開學到現在已經上過多少次音樂課了，你還找不到教室？」音樂老師看著他的眼神彷彿在告訴他，你這個死小孩居然想唬弄老師，當心老子一掌拍死你！

此話一出，同學們又是一陣竊笑，直到音樂老師狠瞪了眾人一眼，斷斷續續的竊笑聲才逐漸平息。

「報告老師，我不小心走回以前的音樂教室。」龔昊天露出一口白牙，無所謂的笑容，見教室裡的同學又開始鼓譟，隨興扔過去一個制止的眼神，結果只是引起更大的騷動。

「走回以前的音樂教室？你去站在門口聽課，順便把教室位置記牢。」男老師從大吼大叫晉升為鬼吼鬼叫，「全都是藉口，現在的小孩根本不在乎音樂課！一點音樂素養都沒有！」

「老師，好天氣不是不在乎音樂課，他是什麼課都不在乎。」有同學跳出來說話。

「沒出息！將來看你怎麼在社會上立足！」音樂老師一副「朽木不可雕也」的表情，怒瞪著龔昊天。

「老師，好天氣說課本裡的東西他沒興趣，他有興趣的是課本以外的書。」又有同學跳出來說話。

「還有到處亂拆機器。」

此話一出，全班哄堂大笑。

教室內鬧烘烘的，站在教室外的龔昊天手裡拿著一塊主機板把玩，聽見笑聲抬眸往裡頭看了一眼，大概覺得無聊或跟自己沒關，又低下頭擺弄手裡的東西。

吳衛然轉頭看向如斯，那眼神好像在說「好險妳逃過一劫」。

如斯對他笑了笑，也不敢太張揚，笑完立刻拿音樂課本擋著臉。

只是一堂音樂課下來，她忍不住偷偷往龔昊天的方向看過去好幾次，不清楚這算不算現世報？

好天氣監視她的行為，結果就被音樂老師罰站。

音樂課一下課，好天氣的幾個好兄弟立刻衝到他身邊，一路打打鬧鬧的回原教室。

如斯走在他們身後不遠處，剛好能夠聽到他們互相吐槽—

「老實招來，為什麼那麼晚進音樂教室？」

「對啊！今天早上你不是還提醒我們，上男魔頭的課要提早入席，不然一定會死得很難看。」

「自己招，不要兄弟抓你去阿魯巴才說實話，那可是會讓人痛到流下珍貴的男兒淚喔！說說說，你到底在幹麼？」

「我真的迷路了。」龔昊天將音樂課本和筆袋丟給身邊的男同學幫忙拿，自己仍繼續把玩著已經玩了一整節音樂課的主機板。

「靠！把你放在移動的迷宮裡，你都能自己走出來，區區一間音樂教室可以讓你迷路？」跟好哥們還說謊，罪無可赦啊！

「是不是校花又來找你？」嘿嘿，這個有可能喔。

幾個大男孩彼此交換曖昧的眼神，手肘互相推來推去。

「如果是因為校花而迷路，我好像就可以理解。」校花一出現，大家就脫線，很好理解的啦！

「今天好天氣又不練跑，校花來找他幹麼？又看不到好天氣高速跑起來的完美英姿。」比較傻憨的同學慢半拍的又問。

「談戀愛除了用眼睛談以外，還可以用嘴巴。」

看練跑只是談戀愛的活動項目之一，情人間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，譬如.....

「他們接吻嘍？」

「思想很邪惡耶你，我是說用嘴巴聊天談戀愛，不是親親啦！」

幾個男同學嬉笑著好不快樂。

「男生真的很幼稚。」如斯噴了一聲，一臉嫌棄的繞過龔昊天這群人。

「好天氣跟妳說什麼？」知道如斯和吳衛然交往的女同學突然問。

「啊？」如斯愣了愣。

好天氣怎麼可能跟她說什麼？他們都直接吐槽來吐槽去，根本沒空好好說話。

「五樓音樂教室我的座位正可以看見四樓我們的教室，我看見他主動找妳說話。」女同學表情認真地道，「你們說了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她早忘了他們說了什麼，反正沒重點，說完她就都不記得了。

「喔？」女同學臉色往下沉。

「真的沒什麼。」如斯見女同學臉色不對，趕緊再強調一次。

「如果沒什麼，他為什麼不跟那些人說在跟你說話？」女同學不信任的瞅著她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她怎麼知道好天氣是怎麼想的，她又不是他。

女同學直勾勾的盯著她，半天不吭聲。

如斯感覺到被一股不友善的氛圍包圍，也有些不知所措，正想開口說點什麼好緩和氣氛，吳衛然走了過來，遞給她一瓶熱的罐裝熱奶茶。

等她回過神，女同學已經不在她身邊了。

Crescent